

卷第一百九十九 文章二

杜牧 天嶠遊人 譚銖 周匡物 王播 朱慶餘 唐宣宗 溫庭筠 李商隱 劉瑑 鄭畋 司空圖 高蟾
杜牧

唐白居易初為杭州刺史，令訪牡丹花。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之。始植於庭，欄門甚密，他處未之有也。時春景方深，惠澄設油幕覆其上。牡丹自此東越分而種之也。會徐凝從富春來，未知白，先題詩曰：「此花南地知難種，漸愧僧閒用意栽。海燕解憐頻睥睨，胡蜂未識更徘徊。虛生芍藥徒勞妒，羞殺玫瑰不敢開。唯有數苞紅襪在，含芳只待舍人來。」白尋到寺看花，乃命徐同醉而歸。時張祜榜舟而至，甚若疏誕。然張徐二生未之習隱，各希首薦焉。白曰：「二君論文，若廉白之鬥鼠穴，勝負在於一戰也。」遂試《長劍依天外》賦，《餘霞散成綺》詩，試訖解送，以凝為元，祜次之。張曰：「祜詩有地勢遙尊岳，河流側讓關。多士以陳後主」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壯帝居。「此徒有前名矣。又祜題金山寺詩曰：「樹影中流見，鐘聲兩岸聞。雖綦毋潛云。」塔影掛青漢，鐘聲和白雲。「此句未為佳也。白又以祜宮詞，四句之中皆數對，何足奇乎？然無徐生雲，」今古長如白練飛，一條界破青山色。「祜歎曰：榮辱糾紛，亦何常也。遂行歌而邁，凝亦鼓柁而歸。自是二生終身偃仰，不隨鄉試矣。先是李林宗、杜牧，與白輦不較文，（「文」原作「之」，據《雲溪友議》改）具言元白詩體舛雜，而為清苦者見嗤，因茲有恨。白為河南尹，李為河南令，道上相遇。尹乃乘馬，令則肩輿，似乖趨事之禮。李嘗謂白為囁嚅公，聞者皆笑。樂天之名稍減矣。白曰：「李直木（林宗字也。）吾之獅子也，其鋒不可當。」後杜牧守秋浦，與張祜為詩酒之友，酷吟祜宮詞。亦知錢塘之歲，白有非祜之論，嘗不平之。乃為詩二道以高之曰：「誰人得似張公子，千首詩輕萬戶侯。」又云：「如何故國三千里，虛唱歌詞滿六宮。」張詩曰：「故國三千里，深宮二十年。一聲何滿子，雙淚落君前。」此為祜得意之語也。李杜已下，盛言其美者，欲以苟異於白而曲成於張也。故牧又著論，言近有元白者，喜為謠言褻語，鼓扇浮囂。吾恨方在下位，未能以法治之。斯亦敷佐於祜耳。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）

天嶠遊人

麻姑山，山谷之秀，草木多奇。有鄧先（明抄本「先」作「仙」）客至延康，四五代為國道師，而錫紫服。洎死，自京歸葬是山，雲是屍解也。然悉為丘隴，松柏相望，詞人經過，必當興詠，幾千首矣。忽有一少年，偶題一絕，不言姓字，但云天嶠遊人耳。後來觀其所刺。無復為文。且鄧氏之名，因斯稍減矣。詩曰：「鶴老芝田雞在籠，上清那與俗塵同。既言白日升仙去，何事人間有殯宮。」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）

譚銖

真娘者，吳國之佳人也，比於錢唐蘇小小。死葬吳宮之側。行客感其華麗，競為詩題於墓樹，櫛比鱗臻。有舉子譚銖者，吳門之秀士也，因書一絕。後之來者，睹其題處，稍息筆矣。詩曰：「武丘山下塚累累，松柏蕭條盡可悲。何事世人偏重色，真娘墓上獨題詩。」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）

周匡物

周匡物字幾本，漳州人。唐元和十二年，王播榜下進士及第。時以歌詩著名。初周以家貧，徒步應舉，落魄風塵，懷刺不偶。路經錢塘江，乏僦船之資，久不得濟，乃於公館題詩云：「萬里茫茫天塹遙，秦皇底事不安橋。錢塘江口無錢過，又阻西陵兩信潮。」郡牧出見之，乃罪津吏。至今天下津渡，尚傳此詩諷誦。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者，自此始也。（出《閩川名士傳》）

王播

唐王播少孤貧，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，隨僧齋食。後厭怠，乃齋罷而後擊鍾。後二紀，播自重位，出鎮是邦，因訪舊游。向之題名，皆以碧紗罩其詩。播繼以二絕句曰：「三十年前此院游，木蘭花發院新修。如今再到經行處，樹老無花僧白頭。」「上堂未（明抄本「未」作「已」）了各西東，慚愧聞黎飯後鍾。三十年來塵撲面，如今始得碧紗籠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朱慶餘

唐朱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，索慶餘新舊篇什數通，吟改只留二十六章。籍置於懷抱而推贊之。時人以籍重名，無不繕錄諷詠，遂登科第。初慶餘尚為謙退，作《閨意》一篇，以獻張曰：「洞房昨夜停紅燭，待曉堂前拜舅姑。妝罷低聲問夫婿，畫眉深淺入時無。」籍酬之曰：「越女新妝出鏡（明抄本「鏡」作「奉」）心，自知明豔更沈吟。齊綺未足人間貴，一曲菱歌敵萬金。」由是朱之詩名，流入四海內矣。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）

唐宣宗

唐宣宗朝，前進士陳玩等三人應博士宏詞，所司考定名第及詩賦論。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藩等問曰：「凡考試之中，重用字如何？」藩對曰：「賦忌偏枯庸雜，論失褒貶是非，詩則緣題落韻，（緣題，如白雲起封中詩，元封中白雲起是也。按《雲溪友議》七無「元」字。）其間重用文字，乃是庶幾，亦作有常例也。」又曰：「孰詩重用字？」對曰：「錢起湘靈鼓瑟詩云：善撫雲和瑟，常聞帝子靈。馮夷空自舞，楚客不堪聽。逸韻諧金石，清音發杳冥。蒼梧來怨慕，白芷動芳馨。流水傳湘浦，悲風過洞庭。曲終人不見，江上數峰青。中有二不字。」上曰：「錢起雖重用字，他詩似不及起。雖謝朓云：洞庭張樂地，瀟湘帝子游。雲去蒼梧遠，水還江漢流之篇。無以比也。」其宏詞詩重用字者登科。起詩便付史選。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）

又 唐宣宗

宣宗因重陽，賜宴群臣，有御制詩。其略去：欵塞旋徵騎，和戎委廟賢。傾心方倚注，葉力共安邊。宰臣以下應制皆和。上曰：宰相魏謩詩最出，其兩聯云：四方無事去，神豫抄秋來。八水寒光起，千山霽色開。上嘉賞久之。魏蹈舞拜謝，群僚聳視，魏有德色，極歡而罷。（出《抒情詩》）

溫庭筠

唐溫庭筠字飛卿，舊名岐。與李商隱齊名，時號溫李。才思豔麗，工於小賦。每入試，押官韻作賦，凡八叉手而八韻成。多為鄰鋪假手，號曰救數人也。而士行有缺，搢紳薄之。李義山謂曰：「近得一聯句云，遠比趙公，三十六年筆轉（明抄本「筆轉」作「筆轉」）」

不云，近同部令，二十四考中書。「宣宗嘗試詩，上句有」金步搖「，未能對，遣求進士對之。庭筠乃以」玉條脫「續也。宣宗賞焉。又藥有名」白頭翁「，溫以」蒼耳子「對。他皆此類也。宣帝愛唱菩薩蠻詞，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，密進之，戒令勿泄，而遽言於人，由是疏之。溫亦有言云：」中書內坐將軍。「譏相國無學也。宣皇好微行，遇於逆旅，溫不識龍顏，傲然而詰之曰：」公非長史司馬之流耶？「帝曰：」非也。「又白：」得非大參簿尉之類耶？「帝曰：」非也。「謫為坊城尉。其制詞曰：」死門以德行為先，文章為末。爾既德行無取，文章何以補焉。徒負不羈之才，罕有適時之用。「竟流落而死也。邕國公杜棕自西川除淮海，庭筠詣韋曲林氏林亭，留詩云：」卓氏炉前金線柳，隋家堤畔錦帆風。貪為兩地行霖雨，不見池蓮照水紅。「邕公聞之，遺絹千匹。吳興沈徽云：」溫曾於江淮為親櫬楚，由是改名庭筠。又每歲舉場，多為舉人假手。「侍郎沈詢之舉，別施鋪席，授庭筠，不與諸公鄰比。翌日，於簾前請庭筠曰：」向來策名者，皆是文賦托於學士。某今歲場中，並無假托，學士勉旃。「因遣之，由是不得意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李商隱

唐李商隱字義山，為彭陽公令狐楚從事。彭陽之子綯，繼有韋平之拜，假疏商隱，未嘗展分。重陽日。商隱詣宅，於廳事上留題。其略云：「十年泉下無消息，九日樽前有所思。郎君官重施行馬，東閣無因許再窺。」相國睹之，慚悵而已。乃扃閉此廳，終身不處也。（原缺出處，今見《北夢瑣言》卷七）

劉瑑

唐劉瑑字子全。幼苦學，能屬文，才藻優贍。大中初，為翰林學士。是時新復河湟，邊上戎事稍繁。會院中諸學士或多請告，瑑獨當制。一日近草詔百函，筆不停綴，詞理精當。夜艾，帝復召至御前，令草諭天下制。瑑濡毫抒思，頃刻而告就。遲明召對，帝大嘉賞。因而面賜金紫之服。瑑以文學受知，不數年，卒至大用。其告諭制曰：「自昔皇王之有國也，何嘗不文以守成，武以集事，參諸二柄，歸於大寧。朕猥荷丕圖，思弘景業。憂勤戒惕，四載於茲。每念河湟土疆，綿互遐闊。天寶末，犬戎乘我多難，無力御奸，遂縱腥羶，不遠京邑。事更十葉，時近百年。卿士獻能，靡不竭其長策。朝廷下議，皆亦聽其直詞。盡以不生邊事為永圖，且守舊地為明理。荏苒於是，收復無由。今者天地儲祥，祖宗垂瑑，將士等櫛沐風雨，暴露效野。披荊榛而刀鬥夜嚴，出豺狼而穹廬曉破。動皆如意，古無與京。念此誠勤，宜加寵賞。」詞不多載。（出鄭處誨所撰《劉瑑碑》）

鄭畋

馬嵬佛堂，楊妃縊所。邇後才士經過，賦詠以道其幽怨者，不可勝紀。皆以翠翹香鈿，委於塵泥，紅淚碧怨，令人傷悲。雖調苦詞清，無逃此意也。丞相鄭畋為鳳翔從事日，題詩曰：「肅宗回馬楊妃死，雲雨雖亡日月新。終是聖朝天子事，景陽宮井又何人。」觀者以為真輔國之句（出《缺史》）

司空圖

唐晉國公裴度討淮西，題名於華嶽廟之闕門。後司空圖題詩紀之曰：「嶽前大隊赴淮西，從此中原息戰鬪。石闕莫教苔蘚上，分明認取晉公題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高蟾

唐高蟾詩思雖清，務為奇險，意疏理寡，實風雅之罪人。薛能謂人曰：「倘見此公，欲贈其掌。」然而落第詩曰：「天上碧桃和露種，日邊紅杏倚雲栽。芙蓉生在秋江上，不向東風怨未開。」蓋守寒素之分，無躁競之心，公卿間許之。先是胡曾有詩云：「翰苑何曾（明抄本）曾「作」時「）休嫁女，文昌早晚罷生兒。上林新桂年年發，不許平人折一枝。」羅隱亦多怨刺，當路子弟忌之，由是蟾獨策名也。前輩李賀歌篇，逸才奇險。雖然，嘗疑其無理。杜牧有言：「長吉若使稍加其理，即奴僕命騷人可也。」是知通論不相遠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